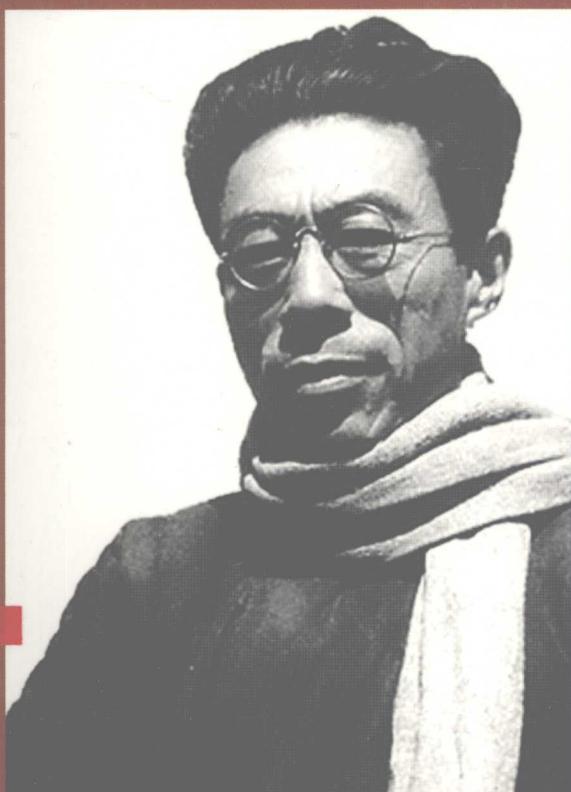


闻一多讲国学

大师眼中的国学

闻一多◎著

闻一多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学者，他把时代精神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开创了诗的新格律之先河，并且创造了自己的散文的语言。本书选取闻一多著作中有关国学经典、唐诗讲论以及文学史研究著作作为主体，以闻一多的视角，详细介绍了华夏民族文化遗产中的菁华。



闻一多讲国学

大师眼中的国学

闻一多◎著

臧否人物
古今诗文
中西文化
古今学者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闻一多讲国学 / 闻一多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8.12

（大师眼中的国学）

ISBN 978-7-206-05898-1

I . 闻… II . 闻… III . 国学—研究—中国 IV . Z12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1810 号

闻一多讲国学

著 者：闻一多

责任编辑：马忠平 李峰 **封面设计：**李梓萌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 – 85395845 85395821

印 刷：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 × 1010mm **1/16**

印 张：18 **字 数：**2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898-1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时下，“国学热”可谓方兴未艾，人人言国学，家家讲国学。面对这股热潮我们是不是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国学”呢？“国学”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是研究中国传统文明的一门学问。但是，国学并不仅仅是一门“术”，在其中蕴含着“道”，蕴含着我们民族数千年以来积聚的民族精神。

回溯历史，国学的基本学理和精神都产生在先秦百家争鸣这个伟大的轴心时代，至今人类还是靠着两千多年前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思考并规划自己的行为方式。

回首过去的一个世纪，国学可谓命运多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学的代表——儒学曾被视为民族落后的根源，一度欲弃之而后快。而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学都曾被严重冲击，这是时代的悲剧。当一个国家民族落后于时代，原有的经典就会被颠覆，旧有的传统就会被抛弃。当国家民族正常发展的时候，传统文化也成为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财富。

而今，我们民族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国学也走上了复兴之路。国学的复兴，是重建民族文化、重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大众的呼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习国学，普及国学，一定要正本清源，除了直接学习国学经典著作外，各位国学大师的著作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名家们用一生的努力和思考给我们诠释国学的奥义。

本着“重扬国学”的精神，我们推出了《大师眼中的国学》系列丛书。丛书首批书目精选了章太炎、梁启超、朱自清、李叔同四位大师有关国学的作品，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精选了辜鸿铭、林语堂、胡适、闻一多、王国维、鲁迅六位近现代著名国学大师有关国学的作品，以期读者能在大师的字里行间领略国学的魅力。

晚清民国，都是西风东渐的潮流，从物质到文化，几乎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在这样一个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打倒的时代，只向西方单向学习的时代，有两个人的存在，使中国不再是单向进口的纯粹吸收者，而是成为一个与世界双向交流的探讨者与贡献者。他们就是辜鸿铭和林语堂。

辜鸿铭先生是最早把国学介绍到西方世界的重要学者之一。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住在北洋”的辜先生，在传统国学屡屡受到西学入侵的近代史上，以他丰富的阅历和在当时少有的开阔视野，在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中力挽狂澜，通过他独立而冷静的分析，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和普遍适用性，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了国学最强音，成为西方学术界中国学热的重要源头之一。

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刻，国学当然也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林语堂，一个在西方文化环境和背景中长大的、有汉族血统的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把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哲学思想滤清，配以西方的思想理念，根据个人独特的创见，用机智、明快、流利动人的文笔构建中西智慧的桥梁，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国个性的新型国学。

在西风东渐的潮流中，有一部分学者用现代学术方法“整理国故”，将国学的研究提

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闻一多不仅是一位民主战士，还是一位学兼中西的诗大学者。他站在一个崭新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从诗人、社会学家的角度向古代典籍钻探，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与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熔为一炉，提出了新的文献整理观。他把时代精神和唯美主义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为国学发展开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境界。

胡适是近代中国一个伟大的灵魂，是知行合一的楷模。胡适本人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对佛教等的阐释通透精辟，他的开创之功，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研究佛教禅宗的学者们。《胡适讲国学》选取了胡适著作中有关儒、道、佛的思想，来阐释胡适眼中的国学的精髓与国学的发展，让读者随着大师的研究一起质疑、释疑，理解大师的文化精髓和思想精髓。

王国维先生是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史地学家，文艺理论家。他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他的研究硕果“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王国维讲国学》将王国维文学、戏剧、史地之经典论述囊于一书，文中处处显现学术之光，详尽展现国学之深厚底蕴。

国学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是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塑造、影响着我们的民族性格。鲁迅先生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位文学家、思想家，他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思想启蒙。他的国学研究似乎更多的是在独自咀嚼之中求证自身的存在。鲁迅终生保持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兴趣，他博通先秦诸典，为了启蒙国民思想，他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对文学创作、小说发展等方面均作过剥茧抽丝式的分析。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等著作对现代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成为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重要基础。

除了在丛书人选上苦心挑选以外，为了更好地推出精品图书，最大限度地方便读者，编者在篇目上也经过了精心思考，力求选取最能体现作者思想和学术水平的代表性著作。如闻一多的文章多为古奥难懂的文言文，本书在选录时尽量避其短，难解之处配以准确、权威的注释，方便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大师思想的精微之处。

在版本的选择上，一律采用最原始的版本，保留大师著作的原貌。但其中确系误写、错排的个别文字，参照其他版本核校，予以改正。为方便读者，本套丛书采用横排简体字，对于段落与标点的运用上都进行了重新整理。

行文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加以规范，但对简化后易引起歧义的字词，具有当时时代特色及作者语言习惯的字词则不作改动。例如“的”“地”“得”三字，在当时通用为“的”等，本丛书尊重原作者用字习惯，不作改动。数字一般也遵照原著的用法，如“1835年”写成“一八三五年”，使用汉字表示。

在插图的选择上，主要选取能够展现大师生活原貌的照片，还有大师的手迹、书影等。然而大师的时代离我们已相差近一个世纪，那个年代的影像资料也十分珍贵。在图片收集过程中，我们翻阅了大量资料，联系了多家纪念馆、故居等，希望将更多宝贵的照片挖掘出来，展示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对那个时代更多了一层具体的影像认识。

这些大师们的经典著作是经过了时代的考验的，是历久弥新的永远具有阅读价值的圭臬。我们相信，它们是抚慰人们心灵的一剂良药，是永远值得我们珍惜的一笔精神财富。

论振兴国学（代序）

闻一多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希腊之兴以文，及文之衰也，而国亦随之。罗马之强在奥开斯吞时代，及文气蒸敝，礼沦乐弛，而铁骑遂得肆其蹂躏焉！吾国汉唐之际，文章彪炳，而郅治跻于咸五登三之盛。晋宋以还，文风不振，国势披靡。洎乎晚近，日趋而伪，亦日趋而微。维新之士，醉心狄鞮，么么古学。学校之有国文一科，只如告朔之饩羊耳。致有心之士，三五晨星，欲作中流之柱，而亦以杯水车薪，多寡殊势，卒莫可如何焉。呜呼！痛孰甚哉！痛孰甚哉！吾国以幅员寥廓，人物骈阗之邦，而因循苟且，廓度自大，政治窳惥能是，工艺薛暴若是者，职是故也。夫赋一诗不能退虏，撰一文不能送穷，恒年矻矻，心瘁肌瘦。而所谓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者，遍于天下，斯诚然矣。顾《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江河行地，日月经天，亘万世而不渝，胪万事而一理者，古学之为用，亦既广且大矣。苟披天地之纯，阐古人之真，俾内圣外王之道，昭然若日月之揭，且使天下咸知圣人之学在实行，而戒多言，葆吾国粹，扬吾菁华，则斯文不终丧，而五帝不足六矣。尤有进者，以吾国文字，发明新学，俾不娴咷庐文字者，咸得窥其堂奥，则讵第新学日进，新理日昌而已耶？即科斗之文，亦将渡太平洋而西行矣。顾不盛欤？今乃管蠡自私，执新病救，斥鵠笑鹏，泽鯈嗤鲲。新学浸盛而古学浸衰，古学浸衰而国势浸危。呜呼！是岂



目 录

Contents

六义概说——闻一多诗经新解

诗经的性欲观 / 3

一 / 4

二 / 9

三 / 15

四 / 16

五 / 17

诗新台鸿字说 / 20

一 / 20

二 / 21

三 / 21

四 / 22

五 / 23

匡斋尺牍（节选） / 24

一 应下了工作 / 24

二 工作的三桩困难 / 25

七 狼跋与周公 / 28

八 狼跋——一幅 Caricature / 29

九 公孙的装束 / 31

十 公孙的性情和关于狼跋的作者的一个假设 / 32

说 鱼（节选） / 35

一 什么是隐语 / 35



- 二 鱼 /36
三 打鱼 钓鱼 /42



读骚杂记——闻一多楚辞札记

读骚杂记 /49

司命考 /51

- 一 从空桑说起 /51
二 虚北二星 /51
三 冬与阴阳 /53
四 由空桑到九冈 /53

端节的历史教育 /55

屈原问题 /58

- 一 /58
二 /60
三 /61
四 /62
五 /63
六 /65
七 /66

人民的诗人——屈原 /68

端午考（节选） /70

- 龙的节日 /70
端午与五行 /74
龙舟 /78

廖季平论离骚 /80

离骚解诂甲 /83

什么是九歌 /94

- 一 神话的九歌 /94
二 经典的九歌 /95
三 “东皇太一”“礼魂”何以是迎送
神曲 /96



- 四 被迎送的神只有东皇太一 / 97
- 五 九神的任务及其地位 / 97
- 六 二章与九章 / 98
- 七 九章的再分类 / 99
- 八 “赵代秦楚之讴” / 100
- 九 楚九歌与汉郊祀歌的比较 / 104
- 十 巫术与巫音 / 104

《九歌》的结构 / 106

九歌释名 / 112

东君·湘君·司命 / 117

东君（云中君） / 117

湘君与司命 / 118

东皇太一考 / 121

一 / 121

二 / 123

怎样读九歌 / 126

九歌兮字代释略说 / 128

天问释天 / 140

易学道法——闻一多经典新论

周易新论（节选） / 161

- 一 传说中的《周易》作者 / 161
- 二 伏羲与八卦 / 163
- 三 何谓“周易” / 166
- 四 孔子与《易》 / 167

庄子 /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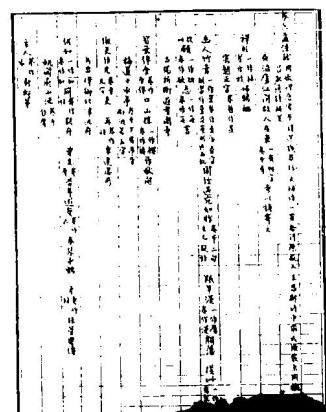
一 / 169

二 / 173

三 / 175

四 / 176

五 / 178





庄子内篇校释（节选）/181

- 内一 道遥游篇 /181
内二 齐物论篇 /185



大唐诗韵——闻一多唐诗杂论

类书与诗 /193

四 杰 /198

宫体诗的自赎 /203

孟浩然 /212

贾 岛 /216

英译李太白诗 /221

杜 甫 /227

引 言 /227

一 /228

二 /231



律诗底研究——闻一多国学杂谈

歌与诗 /239

一 /239

二 /241

三 /245

律诗底研究 /248

- 第一章 定 义 /248
第二章 溯 源 /249
第三章 组 织 /255
第四章 音 节 /261
第五章 作 用 /265
第六章 辨 质 /269
第七章 排 律 /274

六义概说

闻一多诗经新解

鳴鳩不_可休
休之鳯鳩
鳩鳩不_可休
休之鳩鳩

余秋雨著
朱光潛譯

诗经的性欲观

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关雎》一诗诚然当得起这八个字的批评。但是淮南王安把孔子的意思扩充了，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那就有点言过其实了。（太史公评《离骚》亦有此语，其实他是借用淮南王安的。）清人江永、崔适大概看着国风淫得太不说话，于是根本的怀疑孔子未曾删《诗》。江氏说“孔子未尝删《诗》，《诗》亦自有淫声”；崔氏说“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前辈读《诗》，总还免不掉那传统的习气，曲解的地方定然很多，却已经觉得《诗经》云淫是不可讳言的了。现在我们用完全赤裸的眼光来查验《诗经》，结果简直可以说“好色而淫”，淫得厉害！

当然讲《诗经》淫，并不是骂《诗经》。尤其从我们眼睛里看着《诗经》淫，应当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在什么时代？《诗经》的作者在什么时代？如果从我们眼睛里看不出《诗经》的淫，不是我们的思想有毛病，便是《诗经》有毛病。譬如让张竞生和免耻会的太太小姐们来读《诗经》，当然《诗经》还不够淫的。可是让我们一般平淡无奇的二十世纪的人（特别是中国人）来读这一部原始的文学，应该处处觉得那些劳人思妇的情绪之粗犷，表现之赤裸！处处觉得他们想的，我们决不敢想，他们讲的，我们决不敢讲。我们要读出这样一部《诗经》来，才不失那原始文学的真面目。若不是这样，关于《诗经》便要发生两大问题了。（一）性欲的本能抑制得那样到家，那产生《诗经》的时代，在人类进化史中，不是一件大怪事吗？（二）即便《诗经》的时代没有毛病，《诗经》的本身也要发生疑问了，换言之，这三百〇五篇诗，

不知道又是谁造出来的赝鼎。《诗经》时代的生活，我们既知道，没有脱尽原始人的蜕壳，而《诗经》本身，又不好说是赝品，那么，用研究性欲的方法来研究《诗经》，自然最能了解《诗经》的真相。其实也用不着十分的研究，你打开《诗经》来，只要你肯开诚布公读去，他就在那里。自古以来苦的是开诚布公的人太少，所以总不能读到那真正的《诗经》。

《诗经》表现性欲的方式，可分五种。（一）明言性交，（二）隐喻性交，（三）暗示性交，（四）联想性交，（五）象征性交。明言用不着解释。隐喻和暗示的分别，前者是说了性交，但是用譬喻的方法说出的，后者是只说性交前后的情形，或其背影，不说性交，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联想又有点不同，是无意的说到和性交有关系的事物，读者不由得要联想到性交一类的事。象征的说到性交，简直是出于潜意识的主动，和无意识的又不同了。当然一首诗可以包括几种的表现方法，又有介乎两种之间的表现方法，所以极端严格的分野，是不可能的。

嘒彼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观止，我心则降！

……

这讲得如何的痛快，如何的大方！可是那所讲的是什么？《郑笺》释“觏”字，引《易》曰：“男女觏精，万物化生。”古代昏礼，主人（即新郎）和新妇先要用过“同牢之饋”，然后有人“御衽席于奥”，然后“主人入，亲脱妇缨，烛出……”这诗里“亦既见止”便指同牢时的相见。有人又释觏为见，同牢时既然见了，再讲见，岂不重复了吗？其实她的愿望，不是空空见一见，就够了；她必待“亦既觏止”，然后她那像阜螽趯趯跳着的心，才“则降”，“则说”，“则夷”了。《仪礼》乡饮酒，射燕诸礼都要奏《召南》的六诗，召南的三篇是《鹊巢》、《采繁》、《采蘋》，偏偏把中间的《草虫》抽掉了。惠棟解释这理由是：“始见君子之事，昏礼所谓主人揖妇以入，御衽席于奥之时也。始曰我心降，再曰我心说，又曰我心夷，其言近乎亵矣。”《诗序》偏说是“能以礼自防”。不知道那不能以礼自防的，还要亵到什么程度！

孔子说：“郑声淫。”班固说：郑国“土陋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自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

女方秉蕘兮，此其风也”。《太平御览》引韦昭答云：“时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时也。”从孔子到汉晋人都不怀疑郑诗的淫，为什么后人倒怀疑起来了？最近我们才完全看破了“村野妄人”（郑樵骂毛公的话）的骗局，《诗经》终于出头了，现在我们可以欣赏那真正道地的郑国文学。现在我们看二十一篇郑诗，差不多篇篇是讲恋爱的。但是说来也奇怪，讲到性交的诗，也不过《野有蔓草》和《溱洧》两篇。

《周礼》讲“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之无夫家者”。这种风俗在原始的生活里，是极自然的。在一个指定的期间时，凡是没有成婚的男女，都可以到一个僻远的旷野集齐，吃着，喝着，唱着歌，跳着舞，各人自由的互相挑选，双方看中了的，便可以马上交媾起来，从此他们便是名正言顺的夫妇了。这一回《野有蔓草》的诗人可真适意了，居然给他挑上了一个眉清目秀的美人，他禁不住要唱出来！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皆臧！

你可以想象到了夜深，露珠渐渐缀满了草地，草是初春的嫩芽，摸上去，满是清新的凉意。有的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岩下，有的选上了一个幽暗的树阴。一对对的都坐下了，躺下了，嘹亮的笑声变成了低微的絮语，絮语又渐渐消灭在寂默里，仿佛雪花消灭在海上。他们的灵魂也消灭了，这个的灵魂消灭在那个的灵魂里。停了半天，他才叹一声：“适我愿兮！”“与子皆臧”也许是她的回答。没有问题，《野有蔓草》一诗，从头到尾，都是写实的。毛亨偏偏不做美，硬派那“零露溥兮”，“零露瀼瀼”是反兴“君之恩泽不流下”，真是“匪夷所思”的怪话。至于那“邂逅相遇”四个字也不应解作不期而遇。陈奂《诗毛氏传疏》辨得极清楚，他讲邂逅当依《绸缪》释文作解覩。《淮南子·俶真篇》“孰有解構人间之事”，高《注》云：“解構，犹合会也。構与覩通。”近，《五经文字》亦作覩。再证之“男女覩精”，则邂逅本有交媾的意义。《尔雅·释诂》：“覩，遇也。”然则遇字也有同样的意义。这样看来，“邂逅相遇”，不是邂逅，便是遇，总有一个是指性交那回事的。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蕘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洵汙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洵汙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溱洧》是郑诗里第二篇讲性交的。孔颖达发挥这篇诗的意义最为详尽。“溱水与洧水春冰既泮，方欲涣涣然流盛兮。于此之时，有士与女，方适田



野，执芳香之兰草；既感春气，托采香草，期于田野共为淫佚。士既与女相见，女谓士曰：‘观于宽间之处乎？’意愿与男俱行。士曰：‘已观乎！’止其欲观之事，未从女言。女情急，又劝男云：‘且复更往观乎？我闻洧水之外信宽大而且乐，可相与观之。’士于是从之。维士与女，因即其相与戏谑，行夫妇之事。及其别也，士爱此女，赠送之以勺药之草，结其恩情！以为信约。”案《韩诗内传》：“……三月桃花水下之时至盛也。……当此之时，众士与众女方执兰祓除邪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此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水悦者俱往观之。”难怪在这种背景之下，有桃花，有流水，有成群结队的士女，“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难怪在这种时候，他们要“感春气”，“为淫佚”了。

谑字，我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解作性交。但是我疑心这个字和 sadism, masochism 有点关系。性的心理中，有一种以虐待对方，同受虐待为愉快之倾向。所以凡是喜欢虐待别人（尤其是异性）或受人虐待的，都含有性欲的意味。国风里还用过两次谑字。《终风》的“谑浪笑敖”很像是描写性交的行事。总观全诗，尤其是 sadism, masochism 的好证例。《淇奥》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书·西伯戡黎》‘维王淫戏用自绝’，《史记·殷本纪》作‘淫虐’，昭四年《左传》亦云‘纣作淫虐’。又襄四年《左传》：‘臧纥如齐唁卫侯，卫侯与之言虐。虐即此诗‘不为虐兮’之虐，谓戏谑之甚。故纥云‘其言粪土’，谓其言污也。’然则虐字本有淫秽的意思（所谓‘言虐’定是鲁迅先生所谓‘国骂’者），《说文》：“虐，残也，从虎爪人，虎足爪人也。”《注》：“覆手曰爪，反爪向外攫人是曰虐。”覆手爪人，也可以联想到，原始人最自然的性交的状态。谑字可见也有性欲的含义。

前人说郑卫多淫诗。我说齐风之淫，恐怕还在郑卫之上。详细的理由，后面再说。现在先提出一篇实指性交的诗来讨论。这篇诗便是《东方之日》。

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

郑玄说这是男子淫奔来到女子之室。揣摩诗中的词意，正是那么一回事，但是他把“履”字训错了。“履”当依段《注》训践。《说文》：“履，足所依也；从尸，服履者也；从彳（《注》云，彳皆行也），从舟，象履形。”诗里这个字用得妙极了。走路而觉得有鞋在脚上，是踏得极轻，或怕被人发觉了，正好描写做亏心事的人走路的神气。“即”训就，“发”训乱；《谷风》“毋发

我笱”，《韩诗》训为乱，同这里的意义一样。马瑞辰训为开。发又与拨的意义相近。《长发》传云：“拨治也。”简洁了当。“履我发兮”就是偷偷的走来，和我举行夫妇之事。

曹风的《候人》也是实指性交的。

彼候人兮，何戈与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维鶗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

维鶗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荟兮蔚兮，南山朝济。婉兮娈兮，季女斯饥。

《毛传》训“媾”为厚，训“遂”为久。欧阳修已经反对过了，说“遍考前世训诂无久厚之训”。(胡承珙据《一切经音义》引《白虎通》云“媾，厚也”，以驳欧阳。殊不知毛亨是荀卿的弟子；《白虎通》作于后汉章帝时，当然是袭用《毛传》的意见。) 欧阳修主张“媾”是婚媾之媾，离交媾之媾已经很近了。如今我确定“媾”当训作性交，还有几个铁证。《蟠蟀》诗云“朝跻于西”，跻便是蟠蟀，蟠蟀便是虹。虹是性交的象征，我已得着充分的证据，容待后面讲象征的时候再说明。这诗里的“南山朝跻”和《蟠蟀》所称的“朝跻”是一样的。还有《诗经》里常常用水鸟比男性，鱼比女性，鸟入水捕鱼比两性的结合。如《白华》云“有鹙在梁，有鹤在林，维彼硕人，实劳我心”，和这诗里的“维鶗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都是讲水鸟不入水捕鱼，只闲着站在梁上，譬如男人不来找女人行乐，所以致令她等得心焦。(详细的说明见于后。) 把“媾”、“朝跻”和水鸟在梁的涵义讲清楚了，《候人》的内容便解决了一大半。再谈谈几个小的问题。

《周礼·夏官》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与其禁令，以设候人。”《注》云：“禁令，备奸寇也。以设候人者，选士卒以为之。”并引此诗“彼候人兮，何戈与祋”为证。前人说《诗》，只谈到迎送宾客的候人，没有提起守备奸寇的候人，所以总是隔靴搔痒。再者，“季女斯饥”之“饥”，只可作“怒如调饥”解，看作没有吃饱饭的饥，便太笨了。《毛传》最无理的，是说“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也”。“季女”当然是年轻的女子，怎么会跑出个“人之少子，民之弱”的意思来呢？这简直不值一笑。

可是因为误信了毛公那疯子，古今讲这篇诗的，便没有一个人讲对。魏源瞄得比较准一点，不料他的箭快飞到靶子面前，忽然拐了一个弯，仍旧没有射着圈心。他说：“《候人》，刺共公也。不用贤士，而美女乘轩者三百人，使贤者荷戈于役如季女之斯饥，用欲不亡，得乎？古时曹濮为货财声色之都会，故国小而色荒若斯之盛矣。”第一，他根据《鲁诗》和《史记》，说“三